

大师兄和二师兄为一个病人起了争执⑦

医生日记

3月26日

今天小蕾辞职了。这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情况。我没预料到的情况是,她跟我分手。

我想,她的决定是对的。对于一个没有能力保护她的男人,对于一个除了忙碌,什么都不能给予她的男人,对于一个在她被打之后没有勇气拎着榔头帮她复仇的男人,对于一个在她受了委屈之后向她传达领导意见,不要告伤害她的人的男人,是不配做她男朋友的。

小蕾走好。你已经不是那个曾经让你爱不够的白衣天使了,你可以做你认为正确的事。在这个职业内,我们束缚了你的手脚,现在你已经自由了,我支持你告到底。

小蕾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,在我回来以后,就剩下一间空空荡荡的屋子。这间屋子对我而言,太大了。我送给她的HELLO KITTY她留在这里,这是我们的爱情能够留下的惟一纪念。

我不想当医生了。可我能做什么呢?在过完四年医学本科、五年硕博、两年住院医师之后,我能做什么呢?

3月29日

今天早上大师兄率领我们查房,看到一个女患者住在加床上,过道被塞得行走困难。我们科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瘦。因为稍微胖点的,挤不进加满床的走廊。我们笑称这是自然选择,胖医生都被选择掉了。

大师兄看完她的片子后问:“你有什么地方不好?”我脑子里长了个瘤,我要开掉。”“你不需要开刀。这个瘤是良性的,而且几乎不发展,也许到你死都不会影响你。我看看你的主治医生是谁,我去跟他商量一下。”“主治医生是霍大夫。”大师兄一言不发地走了。

过了一阵子,大师兄看到二师兄,问他:“你最近春风得意爱情顺利嘛!”“是的是的。”“刚从香港回来?听说住的是高档的半岛酒店啊!”“风景真的很美!窗户就面对维多利亚湾!晚上有幻影香江灯光表演,虽然钞票贵点。”“一趟花费肯定不小。”“难得的啦!小芹第一次跟我出去,总要撑点门面。”

“这个门面你打算撑多久?”“什么意思?”“老二,我不赞成你跟这个小芹来往。人要和自己相当阶层的人交往才不会觉得压迫。你知道你最近看了多少病人吗?你开了多少药?”“你什么意思?”“我的意思你明白。开药这些都是小意思,但你非让病人开不必要的刀,就有点过了。我早上查房,看到那个加床了。我跟她让她回去,不要开刀了。我希望你以后注意,类似的事不要再犯了。”

“什么?!你让她回去了?!我去看看!”二师兄夺门而去。大师兄面色不悦。两个星期前,我也会鄙视二师兄。现在,我觉得,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,在这个金钱挂帅、所有衡量标准都以金钱的拥有量为标准的社会里,二师兄无可厚非。

不一会儿,老二奔过来,眉开眼笑地说:“幸好病人没走。你以后不要捣乱。”

大师兄怒了:“霍思邈,记住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!治病救人是你的祖德!你什么时候变得连职业道德都不讲了?”

二师兄先是震惊再是悲伤:“老大,我跟你这么多年,我不就谈了个女演员吗?你何至于嫉妒成这样?你都开始怀疑人品了?你是不是觉得,我最近这段时间看普通门诊是为了多捞病源?你是不是觉得我开刀是为了赚取提成?老大,我告诉你,你看错我了!你看低我了!”

“你不是?!那你说你是为了什么?”

“你了解这个病患吗?你知道情况吗?你就来横插一杠!这个女病人,十一年前患乳腺癌切掉了左侧乳腺;五年前患肺癌切除了右肺;三年前因结肠癌切除了右半结肠;一年前则因为肝转移而切掉了肝左叶。她看到我的时候跟我说,我已经把一半的器官和毕生的积蓄都献给了你们医院。我劝她没必要开刀,你知道她说什么?我一定要开!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活着,就是因为所有的毛病我都抱死在萌芽中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瘤是良性的,你能保证它不再长大吗?我今年才六十五岁,我趁身体还行,赶紧开掉它。不然脑子里长个东西,我也吃不下,睡也睡不好。我的生活会因为脑子里的这个瘤而影响质量!”

“我刚开始和你的想法一样,想说服她不要开刀。可我回去以后设身处地想一想,如果我是这个病人,我在十一年里从没有一天是舒坦地活着的,每天都战战兢兢寝食难安,我什么感受?师兄,我想你一定记得教授的话:医生有三重境界。第一重叫治病救人,你能看好病人的疾病。这只能说明你是一个医务工作者。第二重叫人文关怀,你不仅看好病人的病,你还有悲天悯人之心,对待病人要像亲人一样,我知道你就在这条路上行走。但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第三重,那就是进入病人的灵魂,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!这个刀,如果从医学价值上说,完全不用开,可从灵魂慰藉上说,我觉得必须要开!你开过了,她就踏实了,她就有信心能够再活十年二十年。你开完以后,以医生的权威告诉她:你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,你再活两个甲子都没问题,她就没有思想负担了。这个瘤,不是肉体疾病,

是思想负担,你懂不懂?”

大师兄目瞪口呆。过了良久,大师兄说:“对不起。我错怪你了。不过,我依旧觉得,她没必要开这一刀。而且,说实话,她都给切成这样了,我也怀疑她到底能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再活十年二十年的。也许明年她就不行了。她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个瘤。”

二师兄不答话,却突然来了一句:“南南这两天怎么样了?”“不好。”“她那么受罪,你还打算给她治吗?放弃算了。”“你胡说什么?!也许明天她就等到肾了!”

二师兄拍拍大师兄的肩膀说:“这就是希望。人活着,要有希望。你希望她会永生,这是你努力并且快乐的原因。这个病人,我觉得她体质不错,开这么多刀,都挺过来了,奇迹,永远会发生,但首先是你不要放弃希望。对不起,我也相信,明天南南就会等到肾。”

二师兄走出去。那一刻,我觉得他很像小马哥。只不过,小马哥是黑风衣,他穿着白大褂。

3月30日

早上大师兄查房的时候特地到39号A加床去,他重新又看了看片子,再看了看病人身上横七竖八的刀疤,仔细研究了一下说:“对不起,我昨天的判断是错的。我和霍大夫讨论过了,我倾向于他的判断。你做好动手术的准备吧!后天早上,第一台。我替你查过了,良辰吉日吉时。”

病人兴高采烈。这个职业于我,简直像冰火两重天,我时而为之感动、振奋、心潮澎湃,时而情绪低落、怀疑人生、愤世嫉俗。我的心灵在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,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伤痕累累,布满刀疤,抑或是柔软如初生蛋。我只有在敲开的那一刻才知道质地是什么。

累了,睡觉。

朗措唱着歌走入万丈冰隙

完

热门影视



云上 刘岩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眼下热播的电视剧《兵锋》由此小说改编。

它讲述了因边境事件要回军分区接受调查的上尉军官肖沐天,带着一个特殊的“兄弟班”,包括性格张扬的志愿兵、寻找丈夫的美丽军嫂、报考军校的年轻军人、军犬九毛九等,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整整六天中,克服洪水、大风口、雪崩区、泥石流以及遭遇异国武装人员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,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终于回到大部队营地的过程。

上期回顾

朗措的手术成功了,但需要输血,需要A型血,古蒙儿血型也是A型,但她没有献血,因为她的血是艾滋阳性。

兄弟班开始攀缘达坂,郝大地全身披挂,肖沐天为他检查冰爪扣,其他人退得远远的,以防冰渣掉下来。

冰渣飞溅,溅得郝大地浑身都是,头上冒着热汗,他已经登上了达坂,在用冰镐用力凿冰,以便在达坂上固定绳索。他起身,“噗”的一声吐出嘴里的小石子,将绳索抛下达坂。肖沐天接住达坂上抛下的绳索,将绳索装在坐式保险带上,熟练地打了两个活扣,把保险带系在自己身上,开始攀缘。

达坂上,郝大地一用力把肖沐天拽上达坂,帮他背上的九毛九解下来,九毛九快乐地伸出舌头舔郝大地的脸,肖沐天迅速解下身上的保险带。

郝大地突然说:“你做不到。”肖沐天停下来,郝大地并不看他,“朗措上不来。”肖沐天没说话,把绳索和坐式保险带抛下达坂,朱天明和吴欢为娜叶系坐式保险带。

娜叶上去后轮到古蒙儿,安全带束紧了,绳索牵动,古蒙儿开始攀缘达坂,她冲朗措喊:“朗措,我在上面等你!”朗措向古蒙儿挥手说:“姐姐,再见!”朗措留恋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古蒙儿,他多么希望能真的像古蒙儿说的那样在上面见面。

天色越来越晚了,曹仁和朱天明为吴欢系上保险带,然后示意达坂上面开始牵引,吴欢徐徐攀升,吴欢之后,朱天明也上去了,达坂下,只剩下曹仁和朗措了。肖沐天和郝大地正准备下达坂,所有人都被达坂下传来的一声喊叫震住,“朗措?朗措!朗措你要干什么?!”曹仁在大喊。

他们回头往达坂下看,朗措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,原来的地方担架空空,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,朗措已经爬到了石坎那边——那个被郝大地警告过不许任何人接近的冰隙处。他用大衣垫着身子,整个人悬在冰隙上方,只要一松手,他就会跌入万丈冰隙!

曹仁向朗措奔去,试图接近他,被朗

措阻止住:“别过来!曹医生你别过来!”曹仁惊慌失措地站住了,不敢再往前走一步,“朗措,朗措你要干什么?朗措你听我说,你不要这样,千万别这样!”

众人惊呆了,很快,达坂上叫喊声一片混乱。只有肖沐天一个人没有喊叫,像是被重重地击了一棍,手里拽着绳索,人蒙在那里,傻了。

朗措悬在冰隙上,脸色苍白如一张纸,不说话,只是恋恋不舍地看着达坂。然后,把目光转向曹仁。他早就想好了这一步,他不能拖累兄弟班的其他成员,他要是过不去,大家都不会走,他太明白这一点了,他必须走这一步,他没有选择。

郝大地喊:“朗措,我他妈的真是没想到,我真是小瞧了你!有本事你别玩这个,你给我出来,你出来,站在那儿让我看看!”古蒙儿急得在达坂上跳着脚喊:“朗措,朗措你说过你是一只鹰,没有脚你也会用翅膀跳舞!你不能说话不算数!我不许你说话不算数!姐姐不答应!”

曹仁的头上冒着热气,说话都说不清楚了,他想让朗措看在古蒙儿的呼喊上,别走那一步,朗措开口了:“谢谢你曹医生,谢谢你。”古蒙儿声嘶力竭,郝大地已经看出了结果,脸色在飞快地冷下去。

达坂上,所有的人都在流泪,一把一把地揩拭泪水。朗措脸上带着他那开朗而朴素的微笑,他是为生命轮回的抵近、为肖沐天那番撕心裂肺的话而微笑。他把自己往上拉了拉,手肘用力,靠在冰隙壁上,张开破裂的嘴唇,不是说话,而是——轻声地唱起歌:请到寺庙南边来跳舞,唱着欢乐歌曲来跳舞,敬请父亲大人来跳舞,戴着金色藏帽来跳舞……

歌声消失了,达坂上下一片寂静,不知道是不是众人的幻觉,他们似乎听见了一声鹰的鸣叫,朗措在

喊:“蒙儿姐姐,你是凡尘的白度母,是卡维囊格美。我会为你祝福,会在下一次轮回中找到你,请你不要哭泣。”他把目光从古蒙儿那里移开,移向肖沐天,“肖连长,我不害怕,也不怯懦,因为我做到了!”他把目光从肖沐天那里移开,移向众人,“娜叶嫂子,再见了!好人们,扎西德勒!”

朗措松开手,带着微笑消失在冰隙中,冰隙上只留下朗措的大衣,风将大衣的衣摆吹起,好像朗措还在那里。黄昏的灰暗压得达坂上空一片死寂。肖沐天站在那儿,瞪大眼睛盯着达坂下,像死了似的。他突然捡起绳子,一把一把,恶狠狠地往身上系。郝大地上前阻止肖沐天,肖沐天完全疯了,一拳将郝大地打倒在冰面上,扑到达坂边上,拽住悬崖要下达坂。所有的人都愣在那儿,看着两个人在冰面上滚动,像是要掐死对方。

郝大地把肖沐天死死地压在身下,他对年轻的兵说:“站着干什么?绳子给我!”朱天明跑过去把绳子丢给郝大地。郝大地用绳子把肖沐天捆起来,起身摇晃着走到达坂边,拽着悬崖往达坂下溜。

古蒙儿呆呆地看着肖沐天,肖沐天在冰面上一边挣扎一边喊:“松开!我要把他找回来!”兄弟班的人散坐在雪地上,显得凌乱不堪,大家都痛哭失声。连九毛九都流泪了,泪水一颗一颗滴在雪中,它起身离开。

肖沐天倒下去了,等他猛地从回忆中惊醒,头上汗涔涔的,一脸惊恐,脸上映着火光,耳边传来古蒙儿轻轻召唤九毛九的声音。肖沐天困惑不已,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宿营地的。众人默默地看着肖沐天,谁都没有动。

黎明到来时,古蒙儿钻出帐篷,篝火已经熄灭了,一缕青烟袅袅升上天空。肖沐天看似缓过来了,脸上很平静,和郝大地一贯制的分工,郝大地在前面探路,他在后面接应,不管兵们怎么吵,

他都像没听见,一步一步走得沉重。

兄弟班做出了决定,尽管眼前没有路,但要能把走的地方当成路走。古蒙儿问郝大地他能肯定走得过去吗,郝大地不能肯定,他们中间没有人走过,没有人走过的路并不等于它就不是路,它就没有路,他们走了它就是路。

暴风雪还在继续,肖沐天带着九毛九在前面探路,他停下来,掏出一份自己的一块野菌递给九毛九,九毛九嗅了嗅野菌,抬头看肖沐天,不吃,肖沐天看着九毛九说:“我吃过了。”肖沐天其实什么也没吃,好像他不需要食物一般。风雪非常大,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量,大家互相搀扶着,所有人都喘得像风箱。

整个兄弟班的成员们都加快了速度,很快,他们来到了马鞍口。一个分辨不出年龄的男人,毡帽后拖出的百结辫不知多久没洗过,打成了结,衣裳也是脏兮兮的,他站在马鞍口,肖沐天用藏语和男人聊着。郝大地赶上来说结巴地问:“有,有居民了?扎,扎西德勒。”

肖沐天告诉郝大地,这男人是转山的,已经绕着冈多则拉转了十三圈了。郝大地瞪大眼睛,像看神仙似的看男人,男人说不清楚,只知道上山的时候大的孩子九岁,小的孩子四岁,妻子又怀上了,别的时间概念他都没有。

郝大地问肖沐天:“问过路吗?”肖沐天点点头:“沿着马鞍口下去,过一片杜鹃林,向左,再沿着山形走,能到朗措,他走不了一天。”

郝大地一下子轻松了,有一种卸下重负的感觉,回头后面的人已经近了,总算有个旁证,路没走错。他们往前赶,到杜鹃林小休息一下,天黑再大休息。郝大地用藏语谢过男人,回头高兴地招呼众人:“我们走对啦!是这条路!能到朗措!”

众人都欢呼起来,郝大地带着大家往山下走,都很兴奋。